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三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芳

芳字伯文彭城人

北史作字伯文彭城豐亭里人

漢楚元王交之後文明太后

擢兼主客郎尋拜中書博士進中書侍郎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尋除正兼通直常侍超遷國子祭酒遭母憂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兼侍中宣武卽位正侍中遷中書令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太常卿延昌二年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諡曰文貞有毛詩箋音義證十卷儀禮周官義證各五卷王肅注尙書音鄭注儀禮周官音千寶注周官音何休注公羊音范甯注穀梁音韋昭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音義證三卷

立學表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眾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已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曰：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曰：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曰：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曰：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瀨，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于國學，豈可外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于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曰二，或向西，或向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

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于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目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曰敎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攷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廣曰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

魏書劉芳傳

修理金石樂器表

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

非則無目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

魏書劉芳傳

郊壇疏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目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攷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于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春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于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春于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

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于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于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曰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于近郊。漢不設王畿，則曰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

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百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于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禴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恆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曰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曰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眾。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

樹酌曰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于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曰愚蔽謬忝今職攷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立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

魏書劉芳

傳北史四十二

社稷宜樹木疏

依合朔儀注曰有變曰朱絲爲繩曰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曰其社之土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曰松楸人曰柏周人曰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曰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曰表功也案此正解所曰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

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自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曰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于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曰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曰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曰松。殷人曰柏。周人曰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曰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曰。爲宜植曰松。何旨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

魏書劉芳傳
北史四十二

彭城王總諡議

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恆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摠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與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諡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宜諡曰武宣王

魏書彭城王總傳永平元年太常卿劉芳議

上尚書言

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于數人今請更集朝彥眾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

魏書樂志永平二年秋高肇等奏使劉芳

更造樂器詔可
芳上何書言

上言參制舞名并制新曲

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
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
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

魏書樂志永平三年冬芳上言

又上言

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自教化黎元湯武所自
一葉魏書樂志永平三年冬芳又上言

陳終德爲祖母持重議

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
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
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目爲差謬何目明
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

廟一廟者祖廟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于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于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立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替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于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攷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替爲允

疑書禮志四永平四年太常卿劉芳議又見通典八十九

又議

國子所云喪服雖曰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目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斬自天子達于士此皆士目

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曰其將代已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瘠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曰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觀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曰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曰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攷古今

謹如前議

魏書禮志四

窮通論

北史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八終

全後魏文卷三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思伯

思伯字士休，武威人。居齊郡益都。仕孝文爲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宣武卽位，轉輔國將軍。除鴻臚少卿。出爲滎陽太守。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遷左將軍兗州刺史。孝明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未拜。改授太尉長史。除安東將軍。廷尉卿。轉衛尉卿。遷太常卿。兼度支尙書。轉正都官進侍講。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尙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明堂議

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自明其制同也。若然

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社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曰天子暫配饗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玄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曰助王養老則尙和，助祭則尙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間。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曰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曰象宿，外廣二十四丈，曰象氣。案此皆曰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曰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僂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立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目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案。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榦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

魏書賈思伯傳

賈思勰

思勰爲高陽太守

齊民要術序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教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儼。蓋言勤力可曰不貧，謹身可曰避儼。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曰富彊。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躬身解于陽旰之河，湯由苦旱，躬身禱于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筐篋，情者益之，勤者鍾之，烈夫不爲而尚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曰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凍不飢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飢之于飧，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曰有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

食衽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或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曰樊遲請學稼。孔子荅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于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牴。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敦煌不曉作耨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耨犁。所省備力過半。得穀加五。又敦煌俗。婦女作裙。擘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曰。麻泉頭貯衣。民情寡少。麤履足多。剝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植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

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
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
績織衽之具曰教民得免寒苦安在不忍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
鄉官皆畜雞豚曰贖鰥寡貧弱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
孤獨有死無曰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曰爲棺
某亭豚子可曰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
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
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
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
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
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曰廣溉灌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郡中莫不耕稼
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

四頭曰供祭祀買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曰
閒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
時賣曰買牛、始者民曰爲煩、一二年閒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
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祭、其強力收多者、輒歷
載酒肴從而勞之、便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畱其餘肴而去、
其情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曰致
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
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頓擾而輕費損哉、蓋曰庸人之性、率之則
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
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曰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
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
瘠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掩落
不完、垣牆不牢、掃除不淨、管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

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厭惰乎。李衡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臨卒。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頃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矣。吳末。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恆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植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旣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能。加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鬻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飢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旣飽而後輕食。旣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于蓄積。或

由布帛優賤而輕于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
用之已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己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己
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
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摭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
行事起自耕農終于醜醜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
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于文雖煩尋覽差易其有五
穀果蔬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
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飢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
之流可已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匹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
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尙浮
辭覽者無或嗤焉賈思勰序

甄琛

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漢太保郗之後。孝文時舉秀才。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衛軍陽平王頤長史，宣武卽位，拜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遷侍中，坐事免歸，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轉太子少保，孝明卽位，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徵拜太常卿，除吏部尚書，出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正光五年卒，贈司徒，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

請弛鹽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

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尊民而弗禁通
有無曰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曰防其殘盡必令取之
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曰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
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曰厚其所養曰爲國家之富未有
尊居父母而醜醜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
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
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
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曰濟其用
或巢宇曰誨其居或教農曰去其飢或訓衣曰除其傲故周詩稱
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曰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
理識無遠尙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
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樂相承仍崇關鄜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
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豈父曰棄寶得民頌鼠曰受

財失眾。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曰府藏之物，猶曰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且善藏者藏于民，不善藏者藏于府，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藏于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收。願施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魏書甄琛傳世宗踐阼琛兼御史中尉琛表

請取武官領里尉曰清輦表

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曰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

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卽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鋌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曰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懸長兼，沉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曰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葢穀可清。

魏書甄琛傳甄遜河

南平表

奏彈張彝邢巒

非武非兇率彼曠野

北史四十三張彝傳宣武親政罷六構彝與兼尚書邢巒開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

史中尉強

張所彈

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孝文時舉秀才射策高策除著作佐

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

太子恂廢曰宮官例免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宣武初爲

散騎侍郎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除

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歷太子中庶子加冠軍將軍孝明時遷

散騎常侍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出爲平北將軍

幽州刺史拜太常卿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

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兼侍中吏部尚書莊帝

時于河陰遇害，贈雍州刺史。

上宣武帝疏諫專心釋典不事墳籍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敎，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曰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曰遵，惡足曰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于宸闈，釋覺善于日宇。凡在聽颺，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曰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籙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囑。

魏書
傳

上言王買對景暉赦後復合死坐

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

惑服事在赦後亦合死坐

魏書刑罰志烈平中有冀州妖賊延俊王買負罪逃亡赦書限斷之後不自悔

首延討淵裴延儁上言

裴伯茂

伯茂延儁從子孝明初爲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繼曹參軍

歷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朝仍知行臺事召功封平陽伯

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爲廣平

王贊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天平末卒贈衛將軍度支尙書雍

州刺史重贈史部尙書諡曰文

豁情賦序

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遺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目託名豁情寄之風謠

矣

魏書裴伯茂傳曾爲豁情賦其序略

遷都賦

魏書裴伯茂傳天平初遷都又爲遷都賦佚

鄭道昭

道昭字僖伯滎陽開封人孝文時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徒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常侍宣武卽位徙司徒諮議參軍拜國子祭酒又爲司州州都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恭

求樹漢魏后經表

臣竊曰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于學今國子學堂房廡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后經已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眚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尙書門下攷

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于帝
京播茂範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魏書鄭義附傳道昭遺
國子祭酒上表不從

請置學官生徒表

臣聞唐虞啟運，曰文德爲本，殷周致治，曰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
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疆
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遽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歿，賊仁義之
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
斯之由矣。爰暨漢祖，于行陳之中，尙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干
撥亂之際，乃使鄭眾、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于篇
籍，篤學于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
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于八荒，布盛德于萬國，教靡不懷，
風無不偃。今者承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
服感至德之和，四垓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

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尙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曰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大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于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立鑒洞遠越會未歟務修道曰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剛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敷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

準魏書鄭義附傳又見北史三十五

又表

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指紳礪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
觀風之美，非所曰光國宣風，綱民執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
竝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曰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
悟者也。侏宇既修，生房初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
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徒
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
俟令出。

魏書鄭義附傳
道明又表不報

天柱山銘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峻極霞亭。據
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岩室，夕曜松青。九仙儀彩，餘用棲形。龍遊
鳳集，斯處斯靈。淵絲窮想，照燭空溟。道暘時乘，暉光幽明。雲門煙
石，登之長生。

天下名
勝志

齊亭銘

申岳先生鄉道昭之白雲堂。北齊昔鄉述祖傳初述祖父爲兗州
于城甫小山起齊亭則石爲記述祖
時年九歲及爲縣史往尋
舊述得一破石有銘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九終

全後魏文卷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惠蔚

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字陀羅，本單名蔚。宣武詔加惠號。惠蔚法師，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遷太廟令，宣武卽位，歷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正黃門，代崔光爲著作郎，遷國子祭酒，祕書監，延昌中，封棗彊縣男，孝明卽位，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神龜元年卒，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戴。

上書言童子衰麻如成人

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目求理，尋理目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目玉藻三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

錦卽大帶既有佩臙之革。又有錦紉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曰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總。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軌。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袞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曰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曰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于責。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後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曰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

質竝成人受道成均之學擇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會
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
許嫁二十則笄觀察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
于婉容之服寧無其備曰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
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緣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
不當室苟曰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經輕猶有絰斬重無麻
是爲與輕而尊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曰深疑也又衰衿有衽曰
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
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絰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
曰明矣若不行于已而立制于人足爲違制曰爲法從制曰誤人
恕禮而行理將異此魏書禮志三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
子尚幼議者曰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
衰而不裳免而不絰又無腰麻繆垂
雖有絰帶時博士孫惡蔚上書言

上疏請校補祕書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並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曰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象曰精微爲神，春秋曰屬辭爲化，故大訓炳于東序，藝文光于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爰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汎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成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廁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褻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

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求，合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一校書歲月可了。今求合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攷，參定字義。如蒙聽託，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魏書孫惠蔚傳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上疏詔許之

上言禘終應禘明年應禘

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曰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制尊卑有定體。誠愨著于中，百順應于外。是曰惟王，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籙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策。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攷此二

書曰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于取正無可依攬是曰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曰爲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立思洞微神心曷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于和中一姬公于洛邑陛下歆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實惟下武而禘禘二殷國之大事烝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畱心聖懷曰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玉制曰天子植禘禘禘禘嘗禘烝鄭立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曰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格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目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祭記傳之文何鄭禘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目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目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目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入殊制至于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卽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祇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于通典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典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

月宜減時祭，已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已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般口始，禘禘之正，實在于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已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沿邁終古，而令微典，缺于昔人。鴻美慚于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鉤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蔑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已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法。

魏書禮志二：世宗景明二年六月，敕齊王孫惠，齋上言云云。又見通典五十一。

重議有喪不作鼓吹

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共于聲樂，本無作理。但已鼓吹公議，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為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已禮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于吉，便是一人之

身悲樂竝用求之禮情于理未盡二公雖受之干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曰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盜賊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曰采齊行曰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曰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曰備威儀不作曰示哀痛述理節情禮節作舉愚謂爲允魏書禮志曰延昌三年清河王暉有叔母喪高堅有兄子喪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封祖曹議宜止將雅哲韓神固議不闕房景先駁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及封祖曹重議謂可又見通典八十二案此義列銜先惠蔚而通典專屬祖曹疑別有據今從魏

樓毅

毅代人歷殿中尙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尙書右僕射加侍中後例降爲侯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轉涼州刺史

表諫南伐

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陽，弔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魏書樓伏連附傳

崔挺

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遙授本州。大中正。景明初，北海王詳召爲司馬，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

上書諫連坐充役

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自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書崔挺傳時立重制一

人犯罪通亡合
門充役挺上書

崔孝直

孝直字叔廉挺第四子孝明時行司空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宣
威將軍領直轉監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假征虜將軍
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末去職後除安東將軍光祿
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皆不就

顧命諸子

吾才疏效薄于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
致干求則非吾子敏曰時服祭勿殺生

魏書崔
挺附傳

崔楷

楷字季則挺從弟宣武初爲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
文學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
孝明時京兆王繼西討引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孝昌

初加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轉軍司尋爲
殷州刺史加後將軍爲葛榮所破遇害贈鎮軍將軍定州刺史
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至殷州請兵仗表

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頌國路康寧
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
虜趙趣北界鄴下兇燼鸞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
匪暮斯朝臣已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已弱敵疆析骸焚弩固
此忠節但基址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
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
境內保全所委

魏書崔
辨附傳

治河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曰萬姓爲心故矜傷軫于造次求瘼結于

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眾庶斯饑帝乙罰已良目爲政與農膏
繁民命水旱緣茲曰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
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
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烏鹵菽麥禾黍化
作菑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于夏書
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皆
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愆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
懸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
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
故目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爲史起哂之茲地荒蕪臣竇
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滄下浸潤無閒九河通塞屢有
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
遲水還舊迹十數年閒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

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濶，眾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場，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水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撓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靡盡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拔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眺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目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陸植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跨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楫，南畝畚菑，微事耒耜，而眾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

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昧言
念皇家恩誠丹款冀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
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鄰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
至誠申于今日

魏書崔暭附傳于時冀定
數州頓遭水害崔暭上疏

崔纂

纂字叔則挺族子景明中爲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
將軍後爲給事中熙平初爲遠將軍廷尉正神龜中除左中
郎將領尙書三公郎中曰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贈司
徒左長史

奏請更議劉輝事

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
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
處奏曰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挾忿毆主傷胎難律

無正條、罪合極法、竝處人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王者所自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案鬪律、祖父母父母忿怒、自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律者、皆首罪判定、後決從者、事必因本、目求支獄、若目輝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鬪斃、而問牛喘、豈不目同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于姦私、若擒之穢席、眾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杖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律、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于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于夫、豈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

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許周親相隱之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曰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爵人于朝與眾共之明不私于天下無欺于耳目何得曰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

魏書刑罰志神龜中蘭陵公主駟馬

劉暉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殿主傷胎暉懼罪逃亡門下處秦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曾壽慶和並已知情不加防限處曰流坐詔容妃慧猛想死竟鞭付宮餘如奏尙書三公郎中崔纂執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七

獄成許家人陳訴議

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縮而疑有姦欺不直于法及訴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曰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鞠既爲公正豈疑于私如謂窺不測之澤抑絕訟端

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真僞未分承前旨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恩謂經奏遇魏書刑罰志延昌三年六月兼延尉卿元

理正崔纂評楊暉丞申休律博士劉安元等議

劉景暉九歲且赦後不合死坐議

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傷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眾是曰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軌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尙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曰妖言惑眾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關惑眾赦令之後方顯其口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旨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盜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曰老智如尙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

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魏書刑罰志熙平中廷尉卿

暉妖言惑眾事在赦後

公死坐正崔杼召為

無談子論

魏書崔杼附傳杼族子棼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文伏

後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帝長子河清四年四月卽位改元三天

統武平陸化在位十三年為周所擒封溫國公明年賜死

蠲襍戶詔

天統三年九月

諸寺署所緝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赦權假力用未免

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準平人

北齊書後主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封軌

軌字廣度渤海蓆人太和中爲著作佐郎遷尙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宣武帝初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除國子學士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

明堂辟雍議

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曰嚴父配天聽朝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尙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之曰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曰鄭玄又曰五室者象

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曰則天地，通水環宮，曰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曰黃圖白虎通祭，邕應劭等咸稱九室，曰象九州十二堂，曰象十二辰。夫室曰祭天堂，曰布政，依天北史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作行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曰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魏書封懿附傳又北史二十四

務德戒

慎言戒

遠侯戒

防姦戒

本傳云軌爲四
戒文多不載

封偉伯

偉伯字君良軌子宣武時除太學博士孝明時清河王懌辟爲
太尉參軍正光末蕭寶夤召爲關西行臺郎孝昌中寶夤建號
曰不從逆見殺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有
封氏本錄六卷

清河國臣爲君母服議

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琴今司空召仰厭先帝
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
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魏書禮志
四延昌三
年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侍中崔光議君服
降大功國臣服琴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

封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偉伯族子初爲奉朝請歷汝南王悅中兵參軍曰平法慶功賜武城子尋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永安中除撫軍長史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行冀州事徵爲侍中尋封安德郡公進儀同三司行并州刺史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除吏部尚書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興和初復徵爲侍中歷尚書右僕射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贈司徒加贈太保諡曰宣懿

爾朱榮配食明帝廟議

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攷古詢今未見其

義北齊書封隆之傳

與齊王啟

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

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

北齊書封隆之傳

封祖胄

祖胄名興之，字字行，隆之弟，延昌中爲太學博士，孝明時遷員外郎，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重則殿中尚書，諡曰孝。

叔母及兄子喪，出入不作鼓吹議。

喪大記云：莽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且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于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

魏書禮志：延昌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曄第七叔

母北海王如劉氏，葬司徒高肇兄子太子洗馬貞卒，故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太學博士封祖胄議。

案通典別載一篇，乃重

議也今編于
孫惠蔚卷內

楊椿

椿字延壽弘農華陰人本字仲考孝文賜改初拜中散典御廢
曹遷內給事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
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免後爲
監朔將軍梁州刺史尋假節冠軍將軍兼征虜將軍拜光祿大
夫假平西將軍兼太僕卿尋轉正加安東將軍永平中除平北
將軍朔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除定州刺史目私
造佛寺除名爲庶人正光末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轉授岐
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加衛將
軍除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行臺呂疾
解歸建義初遷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尋致仕晉泰元年
爲爾朱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上書諫內徙蠕蠕降戶

臣目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間者，正曰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曰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

魏書楊椿附傳太和末使楊椿持節徙蠕

赴賊所在鈔撈如椿所策

誠子孫

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于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隨來往賓寮，必曰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

飾恆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于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漸華好吾是已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宅舍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蔽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悉二聖近臣母子閒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

容易縱彼嘖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
嫌責。荅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言不敢言。干
後終日不言蒙賞。及二聖聞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
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譙。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
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
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
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
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
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
賤，待之曰禮。曰是故至此耳。開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
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
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曰來高祖曰下
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

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譴，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冀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干蔽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魏書楊播附傳：播攻仕臨行，誠子孫。

楊津

津，字羅漢，橋弟，本字延祚。孝文賜改，幼除侍御中散，遷符璽郎中，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遷長水校尉。景明中，拜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出除岐州刺史。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孝昌中，加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尋除定州刺史，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加衛將軍。永安中，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進司空，加侍中。爾朱榮誅，爲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普泰元年，遇害于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諡曰

孝穆

臨岐州下劫賊致

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

可速收視

北史四十一楊津傳有武功人齋絹三匹去賊十里爲賊所劫津乃下教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子是

遣騎追收并緝供獲

楊鈞

鈞樛族弟歷廷尉正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恆州刺史轉安北將軍懷朔鎮將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華州刺史諡曰恭

加兵送阿那瓌入國表

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自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眾無

目送其入北

魏書蠕蠕傳正光二年正月遣送阿那瓌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

楊侃

侃字士業，椿兄播之子。熙平中，襲父爵華陰伯。歷汝南王悅太尉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錄事參軍、進統軍，又爲叔父椿雍州錄事參軍，帶長安令，尋除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長孫稚行臺左丞，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初，爲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又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元顥內逼，行北中郎將，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數西縣開國公，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濟北郡開國公。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昔泰元年，爲爾朱天光所害，太子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奏鑄五銖錢

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

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罪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竝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獎得改旨下尙書八座不許曰今況昔卽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拆魏書楊播附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木牛幾值一千楊侃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又見通典九移報梁豫州刺史裴邃

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爲疾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魏書楊播附傳播子侃爲揚州錄事參軍梁裴邃規襲壽春謬移云魏修白捺此亦須營歐陽侃移報

班告軍士

今且停軍于此目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目明降款其無應烽火者卽是不降之材理宜殄戮魏書楊播附傳蕭寶夤反楊侃爲長孫稚行云民遂轉相告報一宿聞火光遍數百里寇各散歸

長孫慮

慮代人

列辭尙書

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曰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眾孤得蒙存立

魏書長孫慮傳母因飲酒共父真阿此之族曰杖擊便即致死真為孫道相執處曰重坐慮列辭

孫道相

道相乎昌人

通津頌

惟彼滬泉竭踰三齡祈盡圭璧謁窮斯牲道從隆替隆由聖明水經瀕水注陽水時有通塞先公除州即任水葦是水復通海岱之士又須通津焉案道元父範于獻文帝初為青州刺史尋解州還京至孝文太和申又除青州刺史

趙巖

巖河間人

通津頌

教化未芬，玄澤潛施。枯源揚澗，涸川滌陂。

水經澗水注

郭欽

欽北海人

通津頌

先政輟津，我后通洋。

水經澗水注

酈道元

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累遷治書侍御史，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免起爲河南尹。孝明時，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出爲關右大使，至陰盤驛亭，爲蕭寶夤所害。有水經注四十卷。

七聘

魏書禮道元傳爲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文佚

水經注序

易稱天曰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曰達者不能測其淵冲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輟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繼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厓笳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曰

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聞，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躡，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攷曰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緣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洞湍，決瀆，躡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濠，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曰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水經注聚珍本

案此序諸本皆佚從永樂大典錄出

李義徵

義徵，中山盧奴人。太和中，補清河王懌府記室。正光初，徙都水使者，棄官隱于大房山。

爲清河王懌諫靈太后使沙門惠憐曰：呪水療病表。

臣聞律深惑眾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曰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曰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明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于明堂，五利僥終嬰于顯戮。魏書清河王懌傳時有沙門惡隣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靈太后使于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案北史李先傳義徵補清河王懌府記室賤書表疏文不加點沙門惠憐曰呪水飲人義徵自憐稱其妖妄因令義徵草奏曰諫太后納其言

高道悅

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居渤海菑縣。孝文時，歷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主爵下大夫、轉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年，爲太子恂所害，諡曰貞。

諫水路幸鄴

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曰置鼓設譏，爰自漢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疏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

職當然否。佩過恩華，願陳聞見。竊曰：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舟楫，更爲非務。公私同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已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艫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斥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冑仍襲南寇，對接迎畿，蠻民疏戾，每造不軌，闕覩閒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覲覲之望。邊寇絕闕，疆之心。臣稟性愚

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已聞

魏書高道悅傳高祖將由水路

造舟楫道悅諫

蔡文云冒昧已聞

幸鄴已詔邵水同營構之材后

詔云省所上事知是表疏非口諫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國王疏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一終